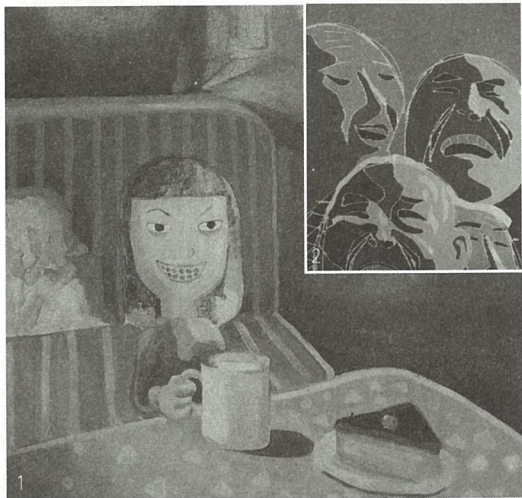


“1+1” 等于什么 What Does “1+1” equal?



方力均 + 崔莹

邱志杰：他把日常生活本身的戏剧性从古典主义绘画的宏大叙事的压抑之下解放出来，平凡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成为主要面孔。方力均的狂笑的光头无疑已经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并提出了一种以地方生活或个人生活的具体性替代文化代言任务的解决方案。

方力均：崔莹的作品挺有灵性，视觉上非常好，希望她能够多加历练，做出好的成绩来。

管策 + 张慕超

张慕超：在今天，“红门”暗示了一种难以改观的体制现实，它的戒律性同样在现实中被印证着，红门内外的人们彼此地向往、彼此渗透，人性在这样的戒律下产生着一定的逆反，表面似乎宁静的样态，却掩盖不住这一心理变化的逐渐增强。在这样的现实中，“红门”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装饰物，它的所谓“阻隔”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了。红门内外看似境地不同，而在实质上已经无所区别了。

管策：“红门”既代表了佛教与凡尘之间的一道门槛，成为今天人们向

往和知晓人生宿命的地方，同时也是慰藉空虚时寻找寄托的场所，它特有的属性使尘世之人在精神迷失时，能通过这样的迷幻形式来获得自我的暗示和缓解心理上的疑惑。红门内外，是两种不同的精神层面和现实理念。在身处现实的社会氛围里，人们更容易向往那些已经十分久远但又近在眼前的“清净国度”，似乎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意识到精神戒律下的生活方式，对他们空虚的心灵产生慰藉。

刘小东 + 范久鹏

范久鹏：每次看完刘小东老师的画，我都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是显得那么的老气横秋。我认为刘老师的作品里流淌着一股青春的血液。除酣畅过瘾的绘画语言耐人玩味咀嚼外，他以一种独到的幽默感陈述了大千世界中的众生相。

教学中的刘小东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年轻人做大胆的尝试，很希望我们做出新颖而有朝气作品。“你们这么年轻，有想法就赶紧干，别拖、别怕露怯，年轻人还怕露怯？！”出自刘老师的这句话也便成了我经常拿来鼓励自己放松心情大胆尝试的理由。

刘小东：范久鹏有一种特别奇特的才能，这种才能是什么我现在也说不上来。我在美院教他的时间并不长，见面的时间也并不多，但是他每次都能给我一些惊喜。当然他也像所有的学生一样，有时候懒惰，但是却总是能给我惊喜，所以我猜想他是有着奇特的才能的。他的东西和我的完全不一样，但能和我发生一种心灵上的相通，我们谈话很少，但总是能够在感觉的层面上交流。

吕胜中 + 郭建安

郭建安：吕老师研究了很多学问，

出了很多书、画了很多画、也做了很多作品。有一天，他忽然像得到了巨大的启发似的，跑到窗户边上，对着窗外大喊：学问就是艺术。外面很静，回音传来伴着初夏的禅鸣，没有人。他在窗口等待什么，一个学者从窗下走过，他对学者说：学问就是艺术。学者头也不抬：我急着去听博伊斯的演讲，过一会儿有五秒钟听你闲聊。他接着等，一个艺术家从窗下走过，他又对艺术家说：学问就是艺术。艺术家停下脚步抬起头：要是学问就是艺术，那还要我做什么。笑了笑，继续走他的路了。窗外继续安静，没有人再来了。吕老师只好从窗口离开。他慢慢地走向房间，坐在他的电脑前面，把“学问就是艺术”打了进去。

吕胜中：郭建安的剪纸作品使用了传统民间剪纸对称的图式，也自然而然地使用着一种大众化的叙事方式，在不断的表达中却将话题引向当代青年人普遍心理问题的主题，尽管传统宗教、神话故事的词汇在这期间频频闪烁，但渲染出来的却是现实。今天与昨天不同，艺术的概念已经从文明的职能分工中向着精神表达本原的境界回归，艺术家不再有必要避开文字世界充当专门操作某种技术材料的能工巧匠，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学问”就是艺术品，而“艺术”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林天苗 + 马秋莎

马秋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当代艺术作品，而林天苗老师的作品是最初的记忆。印象最深刻的一件要算是她的《缠的扩散》（1995）了。那是我在上附中时频繁在美术杂志和书刊里看到的作品。这件影像装置具有感性简洁的外衣，没有太复杂的结构但却有着很强的形式美感和渗透人心的感染力。一张床、上千个缠上白棉线的乒乓球、针、有着手工劳作的影像充斥着空间，虽然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但是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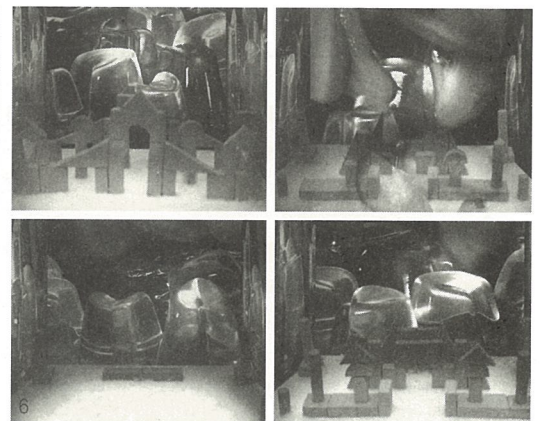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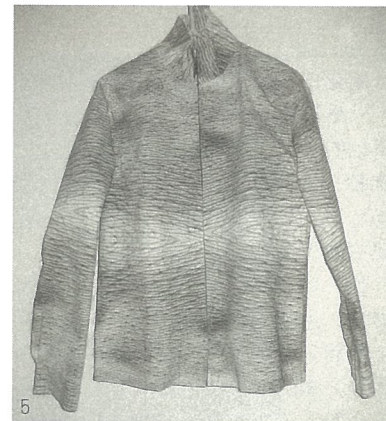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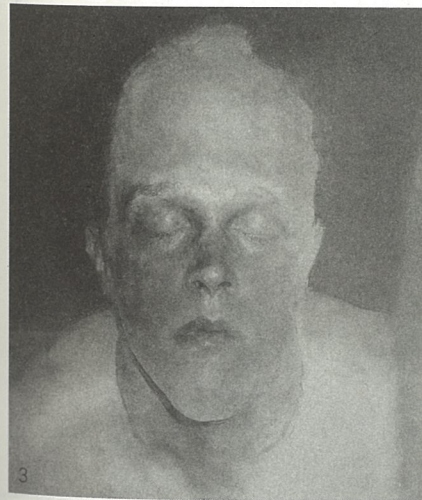
纸张仿佛能听见它的呼吸。林老师的作品在方式上看去非常繁复，但实质上均是同种物象或关系的不断重复，感官上呈现生命的无限性繁衍，将自己的某种心绪凝结在这琐碎的手工劳作中……

马秋莎：《水晶之恋》录像装置是把做好的影像投射在两面相对的墙壁上，尽可能的大，最好是与墙壁等宽等高。影像会被循环放映，硅胶积木就放在那里，等着人去触碰去拿捏！地面散落无数影像中出现的那种心形的彩色果冻，它叫“水晶之恋”。它们同样等待着力量的入侵，可以被肮脏的鞋子踩成烂泥。我想说的是一种距离，心里始终有的两端之间的距离，它有着隐蔽性和模糊的尺度。它可以很长又可以很短，飘忽不定。不停地变量使它完全没有外型只有暧昧的气氛包裹它的身体，而又是如此地做着抵抗，是用眼睛很难看到的战争。

毛焰 + 孙星宇

孙星宇：我是毛焰老师的学生，从92年考上南京艺术学院到现在，认识交往十多年了。多年来，他在创作过程中对绘画的苛求，集中于平面本身的研究，反映在画面上，干净、平静的气息，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对于绘画的态度、产生在画面上的结果，无形之中对我的绘画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我在众多的艺术方式中寻找并坚持较适合自己的方式，较从容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帮助和意义。

毛焰：星宇一直以一种很单纯的方式落实在画面中，一直在表达一些很质朴的、简单的情绪，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趣味性的表述方式上。所以他的作品中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很自然的、莫名其妙的



妙的图象。我个人认为这和现在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的风格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

王广义 + 卢昊

邱志杰：王广义的工作具有一种粗放的直截了当性，这种直接性导致他不是那种直接为后来的艺术家打开多种可能性的前驱，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先驱：由于他总是在恰当的时空占领恰当的图象，人们被迫绕路而行。他的存在总是使后来者的工作越来越难，对他的学习注定不可能是表面的视觉形态上的相似性，从图式的意义上说，王广义是不可学习的。对他的接近也只能是这种直接的气质的类似。然而这就是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贡献。

王广义：我觉得卢昊的东西很有意思。他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中很独特，这种独特性正是我提名他的理由。我所关注的东西更多的和历史相关，而他更关注现实一点的东西，这种反差很有意思。

吴山专 + 黄玥霖

黄玥霖：“吴”和“无”在输入法的同个猎取范围里，“最短的咒就是名”。“所谓咒，简而言之，就是束缚。”逃脱

了名也就逃脱了咒，那么我不是黄玥霖，我就可以不做这个咒下面的事，但我还是存在的，只是黄玥霖不存在了。在咒被解除后，自己或者说万物不再可能有常态，那么世界将是不稳定的，在不稳定里才会有奇迹或者其他的什么未知，当然也有让人害怕的东西。或许，在很久以前有个人下了咒，而现在吴让我们看到了咒的存在。这是我对吴的论点的感觉。我做的东西可以是艺术品，也可以是生活用品，或者说小饰品，甚至对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什么都不是，但在未来有这么一类，还它一个吴山专所说的“物权”，一个想象的可能性，也还我一个“人权”，我可以是艺术家，设计者，商人，赞助商，也可以是观众等等。我可以在这些身份里随意套用，只有我有选择权，而不是说被打上XX的标签。如果用几个名词就把我给框定的话，那是可悲的。

左靖：在黄玥霖那里，玩偶娃娃与观众是可以互动的，它们就像作者（YOYO）本人的无数附体的分身，可以出售，被人领养，进入不同的家庭。它们内部的空间可以塞满东西，就像他们这一代人被无数知识、教条强行灌输的那样，YOYO不能选择，只能接受。这件作品更像是作者的一次呓语，在呓语中，自我分裂出更多的自我进入一种流离失所的混乱状态中。分裂意味着迷失，哪一个是真正的自我？自我与他者的暧昧关系是什么？是否每一个他者决定一个自我？或者，YOYO在幻想成为另外一些人，过另外一些生活？在毫无

- | | | |
|-----------------|------|-----|
| 1. 某日早晨 | 油画 | 崔莹 |
| 2. 无题 | 版画 | 方力均 |
| 3. TOMAS肖像 NO.6 | 油画 | 毛焰 |
| 4. 小强 | 丙烯 | 孙新宇 |
| 5. 皮 | 装置 | 林天苗 |
| 6. 水晶之恋 | 录像装置 | 马秋莎 |

结果的状态中，YOYO 迷失了自我，YOYO 又在拼命找寻自我。这是一场迷失与寻找的难以谢幕的戏剧，最终会因茫然而失去意义。

徐冰 + 盛识伊

盛识伊：做为晚辈的我徐冰的作品没有直接的了解，但间接地看了他的《天书》和《尘埃》等作品，给我的感觉可以用禅宗祖师达摩的血脉论的一段对话来概括：三界混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答曰：“汝问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汝若无心因何解问吾？”

徐坦 + 胡筱潇

胡筱潇：我与徐坦经常聊天，但是

很可能连任何一件具体发生的事也记不住，只是有难以言喻的一缕感慨。不管写日记的人是艺术的痴迷者还是政治的鼓吹者，总是在日记里折断了画笔，放下了匕首。观看日记者，总是在所读的日记中拾起了剑。

徐坦：胡筱潇在想艺术的时候脑子特快，是这一代人的特征，在这个展览上虽然只能展出一件作品。但是在我们讨论方案的时候这个艺术家的性别显示出令我惊讶的想象力，这个艺术家的性别的想象涉及很广泛，从当代艺术到设计，文学到卡通，计算机绘画，电影还有运动。这些都显示着未来的可能性，知识性的知识，也有待变成个人的生存经验，然后变成艺术道路的选择。

叶永青 + 小杨

邱志杰：叶永青是二十多年来中国

谐地表现出来。较之更多受到欧美影响的中国绘画的流行样式，他眼中的中国更加吻合“未来档案”的主题。

张培力 + 九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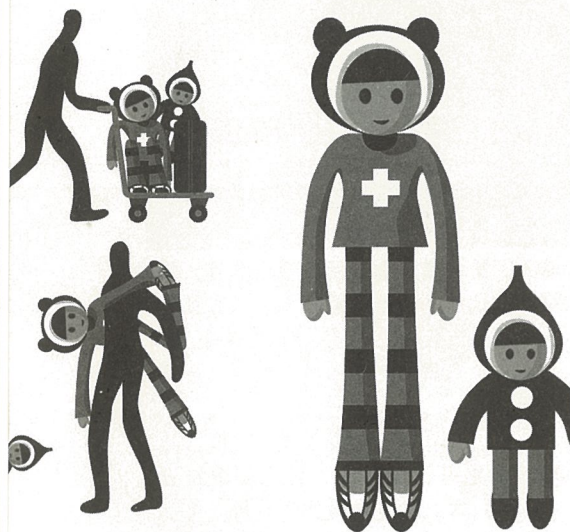
九药：张培力老师对我很有影响，可以说从高中就是我经常看到的，熟悉的名字之一。认识他是在《附体》展览上，他做了一个大卫的鼻子落满灰尘的过程的装置，我非常喜欢，这件作品直接开启了我对于装置的兴趣。此后我也开始尝试多媒体作品的创作，也和张老师所主持的新媒体专业有很多联系。这次“1+1”特展，我们讨论了三种可能：分别创作、对话式的工作甚至于合作。张培力让我选择，我选择了后两种。经过交流和介绍各自最近的工作，我们的三件作品可以找到对话之处。我的作品是关于声音的干扰，张老师的作品则是关于视频的干扰。

张晓刚 + 陈蔚

陈蔚：读张老师的画，可以感受到一种藏匿于人群中孤独的“幸福感”，无论是早期有关生死题材的作品还是到现在“大家庭”系列，都延续了一种很“静”的情绪，一些可以留得住却不会被时间冲刷掉的东西，这也是我希望在自己作品中能够看到的。张老师在八十年代后期创作的那些有关生死题材带有很强烈个人抒情色彩的绘画，对那些死亡的画面和场景的联想，也正为“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所迷恋。冥冥中，也觉得和张老师有缘。我的导师陈卫闻老师是张老师78级同窗好友，巧的是我现所用的3-6工作室正是当年老师在川美的画室，另外，去年从老师旧居搬迁中偶然拾得的一个古怪的脸谱挂具和几张明信片还保留着。这些小小的生活片断生成一种特别的痕迹，不深不浅，写给自己吧！

张晓刚：陈蔚画得非常好，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么有感觉的绘画了——不做作，有深度，又轻松。现在，有“智慧”的人太多，而有激情的人太少。“正常”的作品太多，而有病的作品太少了，是吧！

1. Yoyo和Chacha 装置 黄明霖
2. 祥和餐厅 油画 小杨



并不高谈阔论，从来不直接地谈论艺术和“艺术”两个字，只是向对方叙述日常所发生的再普通不过的而且日后大多都想不起来的小事。我想这只是写日记而已。没有看过多少徐坦作品的现场，只有看过一些文章评论徐坦和他的作品，大致说来总是“政治”两字。在我看来，徐坦多关心的是生活、人事，和情感中的“政治”，很多时候他会对一些小事中的小细节，小故事中的小文字很感兴趣，并且爱探寻它们的根源。他相信作品是从真实可靠的生活而来。很歉意地说，我拣不出一件具体的事例可以来说明问题，而大多他的作品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不谈艺术，只谈生活，还是日记，把1年365天的日记翻阅了一遍，

艺术界最狂热和能量巨大的空间开拓者，他所到之处带来的经常是当代艺术气氛的活跃，信息的高度流通，跨领域和跨年龄的对话。这种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探险家，一般的游走者和殖民者的气质，从画布上衍生到他所有的和艺术有关的举动乃至整个生活。叶永青的画面本身从来都是与不断地溢出的想象力反复对话，并寻求平衡的过程，想象力和幽默感渗透在画布和生活的每个角落。无以伦比的开阔眼界，造就了中国艺术界独特的“叶帅现象”。

叶永青：我想推荐一位长期居住于重庆的德国艺术家。他叫小杨，以一个外来者的东张和西望，中国的一些用乡土知识建立的都市生活，被更敏锐和谈



李峯银

LIYINYIN

The Remote Country Gouache

遥远的国度 水粉



王也
WANGYE

Childlike
Playfulness
Mixed Media
童趣 综合材料